

第一章 借屍還魂

天地為證、日月為鑑！下一世，我花萸一定要和大人身分匹配，不再叫大人承受外界的汙言穢語！

「姑娘！您到底在說什麼啊？真是急死奴婢了！」多蓮看著主子不停囁語，恨不得貼到主子嘴邊聽個明白。

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清霜蹙著眉將多蓮拉開，擰了條布巾仔細的給主子淨面和擦手。

「清霜，妳聽姑娘好像一直在說什麼大人大人的？是要找咱們家大人嗎？」多蓮憂心忡忡的看著主子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清霜頭也不抬。「妳何時看過姑娘找大人了？」多蓮咬著下唇，終於靜了下來。是啊，姑娘和老爺向來不親，遇到什麼難題總是自個兒解決，從未去勞煩過老爺，又豈會在囁語之中提到老爺。

「那姑娘口中的大人到底是誰？」多蓮不解的問。

「姑娘作夢說的話，妳當真做啥？」清霜把布巾遞給多蓮，憂心道：「姑娘的手比昨兒涼了一些，可又沒有退燒，究竟怎麼回事請來的大夫也總說不明白，開的方子喝了跟沒喝一樣，咱們又人微言輕，不能說什麼，再這樣下去該如何是好？」多蓮嘴快道：「我就說那幾個大夫都有鬼，妳卻說什麼先不要抱著成見，看吧！姑娘都發燒昏迷了一個多月，灌了多少湯藥都不見起色！」

清霜終於轉頭抬眼看著多蓮，「難不成咱們能跟老爺、夫人說夫人請的大夫都有鬼？」

「說啊！」多蓮理直氣壯道：「老爺又不是不疼愛咱們姑娘，有什麼不能說的？大不了魚死網破！」

清霜直勾勾看著床上的姑娘，瞬間一層心酸的霧氣湧了上來，讓眼前變得模糊，「不是不疼愛，只是不親，不是嗎？」

多蓮洩氣了，認同了這個事實。「咱們姑娘真是可憐，明明是陸府嫡出的大姑娘，卻是個爹不疼娘不愛的，先天人生下姑娘就撒手人寰，都不知道自己懷胎九月生下的心肝寶貝過這樣的日子。」

清霜斥道：「說了多少次小心隔牆有耳，若這番話傳到夫人耳裡，有妳受的。」

多蓮卻是不怕，哼道：「難道夫人能把我發賣？我可是打小就伺候咱們姑娘的，諒她也沒那個膽。」

清霜搖頭，「說妳天真妳還真是天真，夫人什麼事做不出來？總之，姑娘只有咱們兩個心腹了，一個都不能少，妳自己當心，莫要讓人抓著把柄把妳趕出去。」

多蓮扁著嘴，「知道了，我會當心，行了吧？」

床上的花萸聽到這兩個忠心丫鬟一人嘆了一口氣不再說話了，她這才動了動眼皮子，緩緩睜開了眼睛。

燕朝國相陸祥熙的嫡女陸宛飛，她可真是得償所願，擁有了足以和她家大人匹配的身分。

她從現代穿越而來後，因為身分差異，愛上了不能愛的人，被沉塘慘死。但她在

燕朝陽壽未盡，死不瞑目，魂魄可憐兮兮地在世上徘徊了數年，看不下去的陰間使者來引渡她，且答應她，下一世會讓他們再相遇，她會帶著金手指再次為人，沒想到竟然是借屍還魂，重生成為相國的嫡女……

「姑娘？姑娘睜開眼睛了！」多蓮瞠目結舌的指著主子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清霜整個人一震，「姑娘！姑娘您醒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花莢清了清嗓子，開口道：「扶我坐起來。」她覺得頭暈，坐起來應該會好一些。

清霜連忙將主子扶起，多蓮迅速塞了個引枕在主子腰後，讓她坐得舒服點。

「行了。」花莢自行調整一下，找到最舒服的姿勢，揉按著太陽穴，腦子漸漸不暈了。

清霜不放心地看著主子，「姑娘，您沒事了嗎？您還在發燒。」

「無妨。」花莢眼皮微抬。「倒杯茶給我。」

「奴婢糊塗！」多蓮回過神來，連忙去倒水，主子昏迷了一個多月，都沒沾過水，肯定是渴極了。「姑娘，水！」

多蓮將水杯送到主子面前，花莢一口氣喝下，將水杯交還給多蓮，「還要。」

多蓮忙不迭又去倒水，花莢一連喝了三杯水才止住口渴，魂魄在人間徘徊了數年，她已數不清多少年沒喝過水了。

久旱逢甘霖，花莢覺得這水特別的好喝，豪爽喝水的舉動讓清霜、多蓮看得目瞪口呆，想著姑娘這是怎麼回事？再渴也不能一口氣把水喝下啊，叫人看到還得了，要被說沒教養了……

「姑娘肯定也餓了，奴婢去熬粥！」清霜猛地回神，說著就要起身。

花莢摀回了清霜說道：「我不餓，晚點再熬。」

清霜總覺得要做點什麼，又道：「那奴婢去將姑娘的湯藥溫上……」

「那湯藥不喝也罷。」花莢神色淡淡。

多蓮嘴快，脫口問道：「姑娘是不是知道什麼？您會突然生了重病，是不是有人搞鬼？」

花莢抿了抿唇，她繼承了一部分原主的記憶，加上陰間使者還讓她知道額外的情報，她很有理由懷疑那位夫人已經暗中搞鬼，但她沒證據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只能暫時保持沉默，等有了證據再說。

「有沒人搞鬼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已經醒了。」花莢神色堅定。「派個人去上房知會一聲，就說我醒了。」

「是！」多蓮跑出去。

她本來要讓小丫鬟去傳話，但想到夫人知道姑娘清醒了，不知道有多嘔，她就很樂，不想派小丫鬟去傳話了，她決定自己去傳話，親眼看看夫人扭曲的表情，哈哈。

寢房裡，清霜擔心的看著主子，「姑娘不喝湯藥固然是對的，可高燒不退也不是辦法。」

「我很快就會沒事的，妳不必擔心。」花莢輕輕拍了拍清霜的手，她也知道自

己為什麼會這樣說，話很自然的就從她嘴裡說了出來。

清霜仍是秀眉緊蹙，「打從姑娘的親事定下來，夫人就一直想方設法的要攪黃這樁親事，奴婢怎能不擔心？」

花萸嚇了一大跳，「我的親事？我訂親了嗎？」

這怎麼行？她這一世是為了和她家大人重逢才重生的，她怎麼可以訂親，怎麼可以成親？她還要去找她家大人哩……

「姑娘這是忘了嗎？」清霜很是訝異，訂親這等大事，居然會忘記？

「呃……有點……」花萸含含糊糊的糊弄過去，「不如妳給我說說，幫助我恢復記憶。」

清霜清秀的臉上更添憂色，「姑娘肯定是昏迷太久了，久到連自個兒定了親都忘了，別的事莫不要都忘了才好……」

花萸企圖四兩撥千斤，輕描淡寫的說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妳跟我講講，我就都會想起來。」

她此時的身分、姓名、處境，她一醒來就知道了，但訂親這件大事，她就不知道，陰間使者也真會整人，幹麼不讓她什麼都知道，不讓她帶著原主完整的記憶重生，這樣吊人胃口好玩嗎？可惜她沒機會再見到他了，不然非要他說清楚講明白不可。

「姑娘……可知道自己的姓名、身分？」清霜潤了潤唇，小心翼翼地問道，生怕主子連這個都不知道。

花萸嘆了一聲，「我是相府嫡女，我叫陸宛飛，我爹是國相陸祥熙，沒錯吧？」

清霜鬆了口氣，「不錯，姑娘是相府嫡女，也是唯一真正的陸府嫡女！」

後面那句她說的有些激動，花萸知道是為什麼，這部分原主的記憶她有。

原主的娘親名為楊琇瑛，是大戶人家的嫡出閨秀，她的嫡妹楊琇錦因為愛慕陸祥熙，不惜在楊琇瑛生產時，設計讓楊琇瑛難產而死。

剛出生的原主沒了娘親，陸家也沒了主母，楊家此時提出讓楊琇錦當陸祥熙的繼室，填補楊琇瑛留下的主母空缺，陸祥熙認為楊琇錦是原主的親姨母，肯定會善待她，便娶了楊琇錦為繼室。

楊琇錦進門後很快懷上了，生下一女陸宛霖，與原主相差一歲，後來肚皮再也沒動靜，想為陸祥熙生兒子的她，也只能暗自飲恨。

而清霜、多蓮偏心原主，都沒把楊琇錦所出的陸宛霖當嫡女，認為只有自己主子才是真正的相府嫡女！

不過原主自然是不知道自己親生娘親是讓楊琇錦害死的，陰間使者讓她知道這個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至於什麼原因，依陰間使者會同情她的心軟性格，想來是要她為原主母親報仇。

好吧，既然她借用了原主的身體，為原主娘親報仇也在情理之中，這任務她接下了，也一定會設法完成，雖然原主娘親之死已事隔十多年。

這回她總算有身分、有地位，有點人權了，雖然她還是個古代女子，可身為相府千金的她，不必再五更天起床，不必再打水、灑掃地伺候人了……

但當務之急，她要找到她家大人……

想到這裡，她猛然想起自己現在是國相的千金，那她家大人呢？她記得前世她家大人官至國相，現在既然不是，那他會是什麼身分？人海茫茫，她要去哪裡找她家大人？

她頹然的看著清霜，沮喪的問道：「清霜，妳聽過徐凌瀾這個名字嗎？」

清霜看著喪氣的主子，又驚訝又不解的說：「徐大人就是姑娘的未婚夫，姑娘忘了訂親之事，卻還記得徐大人？」

花萸瞪大了眼睛，心跳差點停止，「妳說什麼？徐大人是我的未婚夫？」

清霜點了點頭，「是啊，三個月前定的親，婚期在三個月之後。」燕朝的風俗，沒特殊情況的話，備嫁期都在半年之中。

花萸呼吸瞬間急促，心口發熱，他是原主的未婚夫？怎麼會這樣？

前世直到與她相遇前都沒成親的他，竟然訂親了？

她眼前驀地閃過陰間使者保證會讓他們再相逢時，閃亮亮的眼神和嘴角微微翹起的詭異表情……原來那傢伙不安好心！

花萸氣急敗壞的掀開被子，她整個人都氣到熱了！

「姑娘……您怎麼了？您還好吧？」清霜看著主子的反應，很是不安，主子到底怎麼了？一會兒驚喜，一會兒咬牙切齒……

花萸瞪眼，「清霜！徐大人是何官職？」

清霜都稱他大人了，可見已經在朝為官。

清霜見主子嚴肅起來，連忙道：「徐大人在殿試讓皇上欽點為狀元之後，便入了翰林院，是從五品侍讀學士。」

花萸神情激動了起來，心潮起伏。原來她回到了她家大人二十歲的這一年，他剛高中狀元，文采深受皇上青睞，將來前途無可限量，日後他會升為正三品的太常寺卿，一步步高升，最後位居高位，坐上國相的位置，受到皇帝重用，握有實權……

想到這裡，她的心緊緊一縮。

前世的他位高權重、光風霽月，品格高潔，嶄崎磊落，擁有逸群之才，受皇帝倚重，受文武百官推崇，受天下百姓信賴，還擁有神仙顏值，兩人相遇時他已屆中年卻還是風姿瀟灑、翩然後雅。

而她，雖然在另一個時空是女裝電商小組長，外型亮麗，年輕又充滿幹勁，一天只睡五小時，南征北討，不知道什麼叫休息，為公司立下許多汗馬功勞，不到三十歲就年薪三百萬，住小豪宅、開名車，意氣風發。

但穿越後的她不過是個身世不詳的棄兒，流浪街頭乞討，讓人牙子拐騙，賣進徐府為婢……當初她疲勞駕駛自撞安全島，醒來成了個簽了死契、沒人權的小丫鬢，她當真覺得是青天霹靂，比死還難過。

她不懂老天讓她死就算了，為何要讓她穿越，讓她變成一個身在古代，全然不能由自己做主的小奴婢？

前世他們身分懸殊，年齡也懸殊，前世的她才十四歲，而 he 已三十七了，他受到她的吸引是因為穿越前的她是幹練的輕熟女，對於治理國家方針，許多想法上與

他不謀而合，她給他講述另一個時空的經濟社會等等概念，他聽得專注，常要她多講一些，而她也為他的人品、學問、風采所折服，前世沒時間談戀愛也不想談戀愛的她，瞬間掉進了愛河，深深為他心折。

那時她還不適應自己小婢女的身分，腦子裡哪裡有身分配不配的問題，一頭栽進了情網裡，還覺得聰穎伶俐的自己配得上他。

他們相愛，他不願她為妾，欲娶她為妻，她不曉得大禍臨頭，還喜孜孜的以為老天安排她死後穿越是讓她來遇上真愛的，也埋下了悲劇的種子……

想到前世是如何慘死的，她瞬間感到呼吸都變得困難了，那種窒息的感覺清楚的浮現，她慘死的場景歷歷在目，池塘裡的泥沙淹進了她的口鼻，凌遲著她，讓她清楚的感受著死亡的逼近……

「姑娘……」清霜眼裡有掩不住的擔心，今天的主子太奇怪了，是昏迷的後遺症嗎？

「無事。」花萸……此時她該適應陸宛飛這個名字了，她看著清霜，眼神堅定，「我餓了，傳膳。」

多蓮回來稟報已經都通知了，不到半個時辰，陸宛飛的松齡院就來了好些人，陸家家主陸祥熙、陸老夫人、陸家主母楊琇錦、陸家二姑娘陸宛霖，以及陸祥熙的兩名小妾——桂姨娘、月姨娘。

桂姨娘、月姨娘原來都是楊琇錦身邊的大丫鬟，在楊琇錦生下陸宛霖就再也無法懷上孩子時，陸老夫人出面以死威脅，楊琇錦才將兩人給陸祥熙為妾，陸祥熙也不敢違逆母親，勉為其難的接受了，誰知道十多年過去了，兩人也是沒懷上。

陸家無後，這成了陸老夫人心中的痛，她想再物色幾名小妾給陸祥熙，陸祥熙卻是再也不願了，說陸家無後是命中注定，命裡有時終需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，他不強求，也要陸老夫人莫再強求。

陸老夫人雖然放不下，也只能暫時消停，但還是暗地琢磨著再給他物色人選，她就不信陸家會斷了香火！

「祖母、父親、母親，只是讓丫鬟去通傳一聲宛飛無恙了，你們怎麼就都來了？實在讓宛飛又感動又不敢當。」

陸宛飛示意清霜、多蓮一左一右扶她起來施禮，孱弱的模樣我見猶憐，清霜、多蓮想到適才還坐在桌前氣定神閒用膳的主子，吃了滿滿一碗飯，又喝下滿滿一碗雞湯，看起來康健的很，而現在這有氣無力的模樣是……兩人腦子裡頓時冒出好多疑問。

「不必施禮了，快躺下。」陸祥熙蹙眉，對於這個女兒，說到底他是感到虧欠的，雖然錦衣玉食，可他給的關懷太少……

「多謝父親體恤，那女兒就失禮了。」陸宛飛從善如流，又極為弱不禁風地躺了回去，嘴角掛著感激的微笑。

論心機，在穿越前她是女強人，跟廠商談條件、跟競爭者周旋、跟消費者談感情，

這些都是她的強項，而前世她成了後宅的小丫鬟，更是看了許多宅鬥手段，她都銘記在心，這點示弱以削減敵人戒心以及博取同情的手段，她應用起來得心應手。

「宛飛能醒來太好了，這些日子以來，我天天向菩薩祈求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菩薩果然聽到我的誠心，讓妳醒來。」楊琇錦一臉的慈愛，心裡卻大為震驚的想，怎麼回事？向來沉默寡言，可以半天不說一句話的小丫頭怎麼突然嘴甜了起來？還有，她都讓那些大夫開些無關緊要的藥方了，怎麼她還會醒過來？這不可能啊，太蹊蹺了……

「醒來就好，不然咱們可不知如何向徐家交代。」陸老夫人撇了撇嘴，對於孫女從鬼門關撿回一命，沒太大情緒。

陸宛飛看了眼嚴肅的陸老夫人，她知道陸老夫人不喜歡她，因為楊琇錦從中作梗，才讓陸老夫人打從她一出生，便不喜她這個嫡親的孫女。陰間使者可真是周到，讓她連這些細節都知道，擺明了要她消除陸老夫人對原主身世的懷疑。

「姊姊突然病倒，把我們都嚇壞了，如今能醒來，真是可喜可賀。」陸宛霖慶幸地道。

陸宛飛朝陸宛霖柔柔一笑。「讓妹妹擔心了。」

陸宛霖殷切道：「姊姊知道就好，姊姊要快些好起來，讓祖母、父親母親都放心才好。」

陸宛飛又朝陸宛霖感激一笑，「妹妹說的是，我這一病，當真不孝，我會努力好起來，不再叫祖母、父親、母親擔心。」

適才她讓清霜給她梳頭時已看過她如今的樣貌，清麗無雙，叫她十分驚豔，說是國色天香也不為過，那不牢靠的陰間使者這部分還真是夠意思，讓她在這樣一個大美人身上借屍還魂，而她眼前的陸宛霖就遜色她太多了，再往旁邊一看，陸宛霖和楊琇錦還長得真像，不愧是母女。

這麼說來，她應該是長的像她的生母，她的生母一定是個大美人，美人紅顏薄命，年紀輕輕就死了，想來那美麗的容顏肯定長久以來都烙印在陸祥熙心中吧？

她要怎麼喚起陸祥熙對楊琇瑛的記憶，然後揭穿楊琇錦的壞心腸，把楊琇錦趕出陸家呢？她得要做到這一點，才能還借用原主身體的人情……

「好了好了，都出去吧，讓宛飛丫頭好好休息。」陸老夫人發話了，蹙著眉，神情有絲疲憊。

楊琇錦巴不得快點離開好去詳查陸宛飛會清醒的原因，她連忙附和道：「老夫人說的是，宛飛大病初癒，是該好好休息，咱們都出去吧。」

一行人魚貫出了寢房，陸宛飛才坐了起來便聽到陸老夫人哎喲一聲，跟著是眾人大驚失色跟一陣手忙腳亂的動靜。

陸宛飛心裡一動，吩咐道：「多蓮，去看看！」

「是！」接獲主子下令，本來聽到騷動後就蠢蠢欲動的多蓮馬上眼睛閃亮的奔出去。

清霜往外頭張望，蹙眉道：「老夫人會不會是又跌倒了？半年前才跌倒一次，好不容易才好起來……」

陸宛飛沒多加臆測，但她的第六感告訴她，她表現的機會來了。

沒一會兒，多蓮跑著回來了，「姑娘，是老夫人給一隻花貓嚇到，整個人往後栽，跌倒了，好像扭傷了哪裡，此刻正抬回松吹院！」

多蓮回報時沒多大擔心，反而眼睛閃亮亮，隱隱有些興奮，陸宛飛看得好笑，可見陸老夫人平時待她有多冷漠，才會陸老夫人跌倒了，多蓮卻是竊喜。

不過心裡雖然好笑，她表面卻是淡定起身，「去看看。」

她倒要看看陰間使者要給她什麼表現的場子，她覺得就快知道陰間使者給她的金手指是什麼了。

第二章 展露醫術

松吹院，陸老夫人躺在床上不斷呻吟，陸宛飛主僕三人到的時候，大夫也正好到了，混亂之中，也沒人注意她來了。

「孟大夫快請！」陸祥熙的焦急寫在臉上，讓出位置來，讓孟大夫坐到床邊。

孟大夫把了脈，細細診查，在損傷部位找到明顯的壓痛點，再仔細推敲，一會兒嚴肅地道：「陸大人，老夫人這回是腰扭傷，比上回腳扭傷更嚴重。」

陸祥熙十分懊惱，「都怪我沒注意到那隻貓……有勞孟大夫診治了。」

孟大夫慢吞吞的說道：「老夫人有年紀了，腰扭傷沒那快好，要慢慢治療，我先開一服舒緩疼痛的藥，再給老夫人施針。」

一旁丫鬟送上筆墨紙硯，孟大夫很快寫下藥方，神情專注，嘴裡跟著唸道：「當歸、大黃，赤芍、續斷、骨碎補、桃仁、丹皮，製乳香、製沒藥、紅花、芒硝，水煎分二次服，每日一劑。」說完，將藥單交給一旁候著的嬾嬾，跟著取出針袋給陸老夫人針灸，針起針落，一邊屏氣凝神，娓娓唸道：「刺腎俞、大腸俞、秩邊、腰陽關、環跳、委中、次膠、阿是穴……」

然而當他收針之時，陸老夫人還是呻吟不已，甚至有些嚎叫了起來。

他咳了一聲，嚴肅道：「我說了，扭傷腰要慢慢治療，一時片刻見不到成效也是理所當然的事，老夫人不必著急，耐心點，假以時日，一定會慢慢復元……」

倒也不是他學藝不精，而是燕朝的針灸之術尚不純熟，湯藥為主，針灸只是輔助，既是輔助，自然效果不大。

陸宛飛看了好一會兒，此時開口道：「孟大夫的銀針可否借我一用？」

剛剛聽大夫喃喃自語穴位，她居然有種直覺，覺得她可以治，她這才知曉陰間使者讓她自帶的金手指是醫術。

不錯嘛，倒是個很實用的金手指，送人自用兩相……是救人救己兩相宜。

「大、大姑娘……」孟大夫見她從人群裡出來，嚇了老大一跳，跟著便有些慌亂。他收了豐厚銀子，之前上門診治時，給眼前這位陸大姑娘開了幾次不痛不癢的藥方，雖然良心過意不去，可誰也不會與銀子作對，再說也不是他要害她，是給銀子的那人要害她，他自認不干他的事。

畢竟他很確定，這位陸大姑娘得了無藥可醫的怪病，就算他好好開藥方，她也沒救了，肯定活不過三個月。

可是現在是怎麼回事，她竟然好端端的站在他面前？見鬼了不成？

陸宛飛心裡有數，孟大夫這心虛的反應說明了他也是給她亂開藥方的大夫之一，不過，她不會追究這個。

「敢問大姑娘借銀針要做什麼？」孟大夫眼神驚慌，吞了吞口水問道。

陸宛飛輕描淡寫的說道：「看祖母疼成這樣，我實在於心不忍，想為祖母施針減輕疼痛。」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皆是譁然。

陸祥熙臉色一正，斥道：「宛飛，妳現在是在胡說什麼？妳要為妳祖母施針？妳又不會醫術，怎可在孟大夫面前口出狂言？」

陸宛飛淡定地道：「父親，女兒自小愛看醫書，雖然沒正式拜師，可有把握能為祖母削減疼痛。」

原主自小愛看醫書，有習醫的志向，也有天賦，只是醫娘這職業，在燕朝的地位不算高，得不到陸祥熙的認同，原主沒法正式習醫，只能自修。

這樣說起來，陰間使者讓她帶著醫術這金手指也不算突兀了。

「宛飛，妳要知道，愛看醫書和醫人是兩回事，妳只是平時看看醫書就想醫人，未免自大。」楊琇錦話說得義正辭嚴，對陸宛飛出頭的行動很不以為然。

陸宛飛笑笑地看了楊琇錦一眼，「何不讓我試試，一試便知。」

楊琇錦心裡一跳，陸宛飛那嘲弄的一眼讓她覺得自己低她一等。

奇怪了，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？平時陸宛飛對她這個嫡母兼親姨母總是畢恭畢敬的，從沒讓她有這麼不舒服的感覺，適才她為什麼會認為陸宛飛覺得她只是個妾，取代不了她親生母親的位置，究竟是為什麼？

「讓宛飛丫頭試！」床上快痛死的陸老夫人嚷了起來。「只要能讓我不疼，誰試都好！」

陸宛飛沉著地道：「既然祖母都同意了，孟大夫，就借您銀針一用了。」

陸宛飛朝孟大夫伸出了纖纖玉手，那蔥白小手似有令人無法違抗的力量，孟大夫又想到了自個兒對她做的虧心事，遂乖乖交出了針袋，還自動起身禮讓床邊的位置。

陸宛飛接過針袋，沉著地坐在陸老夫人床畔。

清霜和多蓮對看一眼，兩人心裡都忐忑不安，雖然主子平常是有看醫書的嗜好，可還不到可以行醫的地步啊，況且對象又是老夫人，若是醫出了什麼問題可如何是好？

這時，陸宛霖狀似關心地說道：「姊姊，妳可要三思後行啊，不要為了求表現，傷了祖母，到時恐怕父親無法原諒妳。」

陸宛飛眉眼不抬，怡然不懼，淡淡地道：「多謝妹妹提點，可我心中並無求表現三字，我一心只想為祖母減輕痛苦，看到祖母如此疼痛，我心中不捨。」

陸宛霖漲紅了臉，氣得牙癢癢，陸宛飛言下之意好像在說時刻想要求表現的是她陸宛霖，真是死丫頭！

楊琇錦面色微變，瞪了女兒一眼，示意她不會說話就不要說，多說多錯。

見陸宛霖閉上了嘴巴，陸宛飛在心中冷哼一聲。

好聽話誰不會講？講好聽話又不用錢，原主是太笨了，不肯嘴甜一點，才會搞得自己在府裡沒地位。

她不再理會四周的動靜，垂下了視線，當她拿起銀針之時還有些猶豫，她真的會針灸嗎？可銀針一到她手裡，她便鬼使神差的開始給陸老夫人施針，她自己都嘖嘖稱奇，這究竟是怎麼辦到的？陰間使者太強了。

陸老夫人的呻吟慢慢弱了，當陸宛飛收針時，她已經感覺不疼了。

陸宛飛將陸老夫人扶坐起，溫溫婉婉地問道：「祖母還有哪裡感到不適嗎？」

陸老夫人吁出一口氣，「沒有，不疼了，都不疼了。」

孟大夫揉眼，他什麼都沒看清楚，怎麼就施好針，而且不疼了？

「祖母安好，孫女就安心了。」陸宛飛將針袋還給孟大夫。「多謝孟大夫相借。」

孟大夫接過針袋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大姑娘適才是如何施針的，何以能為老夫人解除疼痛？施的是哪些穴位？」

陸宛飛似笑非笑地睇著孟大夫。「孟大夫這是要拜我為師嗎？」

要知道，藥方、施針的手法、穴位都是各個大夫的看家本領，若非有師徒關係絕不會傳授他人。

孟大夫一噎，困窘地道：「怨老夫唐突了。」

徐府，步月軒。

端硯匆匆進入書房，見主子正在讀書，怕擾了主子他本欲退開，卻讓他家主子給出聲叫住了。

徐凌瀾的視線沒有離開手中書卷，只淡淡的問道：「有事？」

「也不是什麼大事……」端硯搔了搔頭。「小的聽說陸大姑娘醒了。」

徐凌瀾微微擱下了書卷，「哦？醒了？」

這麼說，陸宛飛不是在這場大病中死的？

看來，陸宛飛還不到死的時候，那就再等等吧，她總會死的。

他知道陸相的嫡長女會紅顏薄命，因此他才會點頭答應這門親事，目的是要博一個剋妻的名聲。這一世，他要將自己的名聲搞臭，不再保持著高潔的形象，即便因此當不上國相，他也不在乎，只要能與花萸再續前緣就好。

前世他是三十七歲那年遇到花萸的，她被賣進徐府為婢，他卻對見解不凡、古靈精怪的其所著迷，他是他第一個欽慕的姑娘，也是唯一一個讓他產生要白首偕老、廝守終身想法的姑娘，他不顧一切要娶她為正妻，可他的愛卻將她害死了……半年前，他重生了，重生在自己二十歲的這一年，當時他便做了一個決定，他接下來的形象要有別於前世的自己和這一世前二十年的自己。

距離花萸走進他的生命還有十七年，他決心靜待歲月流逝，並用十七年的時間將自己塑造成一個風流倜儻的花花公子，並決心要表現出一些令人無法親近的怪癖，如此待他與花萸相逢時，外界的阻力便不會那麼大了……

「備份厚禮送到相府，祝賀陸大姑娘康復。」說著，他那俊雅的面孔上神色淡淡，

令人看不出他的心思。

自己答應這場婚事心思不純，對她好些也是應該的，聽聞她在相府並不受寵，他的厚禮或許能讓她在相府得到好一些的待遇。

「是！小的馬上去辦！」端硯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興高采烈的出去了。

他還以為主子只是虛應這樁婚事，又會像過去那樣對女人的事漫不經心，只把精神放在學問上，沒想到主子這回是真的有看中陸大姑娘，不是隨口應允了婚事而已。

看來主子成親後要過上和和美美的日子，再生幾個小主子也是指日可待的事。端硯一想到這裡，腳步更輕快了。

徐府，春明軒。

顏氏優雅地端起茶盞，杯蓋輕輕在茶盞上錯了幾下，她低首啜了口香茗，這才慢條斯理的問道：「妳說陸大姑娘醒了？」

顏氏的心腹嬾嬾余明俏笑吟吟地應道：「幾個大夫都說沒救了，卻硬是轉醒，可見那陸大姑娘是個有福的，尤其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那福氣會隨著她嫁進來咱們府裡，福旺咱們徐家。」

顏氏撇了撇唇，「醒了就好，要不然凌瀾好不容易點頭的親事若這樣無疾而終，下回要他再點頭又不知是猴年馬月的事。」

余明俏附和道：「二少爺這回點頭，奴婢也是好生意外，從前連個通房都不要，夫人給說的幾門親事都二話不說的推掉，這回說也奇怪，答應得特別爽快，想來是體會到夫人的苦心了。」

「說起陸宛飛那個孩子，我是滿意的。」顏氏不緊不慢的說道：「大家閨秀，知書達禮，肯定極好拿捏。」

余明俏嘿嘿一笑，「不好拿捏又如何？嫁進來咱們徐府，自然一切要遵照夫人的意思。」

顏氏甚是滿意地翹起唇角，想到可以折騰一個什麼都不懂、嬌滴滴的千金小姐，她的眼裡閃過一道光，不由得興奮起來。

「表姨！」一個綠衫姑娘歡快的奔了進來，一張圓圓的臉，稍微有些大，倒是五官的組合頗為討喜，身上的衣裳和首飾都是名貴的上等貨。

她是顏氏娘家表妹的女兒，算是外甥女，稱顏氏一聲表姨，名叫姜葆兒，住在益州，一個月前才來京城做客，客居在徐府。

顏氏頗為喜歡這個長得可愛又嘴甜的小姑娘，可惜身分不高，只是商家之女，不能做為她的兒媳，不過，也不是沒有別的法子……

「奴婢給表姑娘請安。」余明俏很有眼力，知道姜葆兒得顏氏歡心，便也對她很客氣。

「天氣這麼熱，怎麼過來了？」顏氏笑著示意姜葆兒坐下。

姜葆兒笑容可掬地道：「就是天氣熱，葆兒這才給表姨做了冰碗，趕緊送過來，

表姨嚐嚐可喜歡，糖水是我自個兒釀的桂花蜜做的，上頭果丁是南國的蜜果和蜜桃，連宮裡都吃不到。」

姜葆兒的丫鬟玲蘭端上冰碗，顏氏笑睇著姜葆兒，「妳有心了。」

姜家是大海商，一些海外的新鮮的昂貴玩意兒別處見不到，在姜府是揮霍著用，姜葆兒用的胭脂水粉都是海外的，也常送給她，不但包裝精美，也特別好用。

「我當表姨是自己娘親一樣，有好吃的，自然第一個想到表姨了。」姜葆兒笑道。顏氏特別喜歡她這心無城府的樣子，她不動聲色的打量著姜葆兒，皮膚水嫩，吹彈可破，身材玲瓏，胸前豐滿，小小年紀發育得極佳，已是前凸後翹，加上精緻的打扮，足以補足容貌上的不足。

顏氏不疾不徐的說道：「這麼好吃的冰碗，不要只送給我一人，也給妳凌瀾表哥送去，妳主動些，多親近親近，將來等妳表嫂進了門，懷了身孕不好伺候時，再讓妳伺候妳凌瀾表哥，到時等妳懷上了，再給妳一個貴妾名分也是理所當然。」姜葆兒眼睛亮了起來，頓時雙頰緋紅。

這意思是——讓她嫁給她的凌瀾表哥？而且是貴妾？

她很是心慕她的凌瀾表哥，在來京城做客之前，她娘親和嫂子千交代萬交代，要她設法爬上凌瀾表哥的床，不當正妻無所謂，有個姨娘名分就足夠了，到時他們姜家的生意不愁沒人關照，不說凌瀾表哥仕途一片看好，就說徐家家主表姨丈徐觀修好了，可是官拜大學士，書香門第，地位多崇高啊，能和徐家結為親家，姜家要取得皇商的資格那還不是指日可待的事？

那些官商之事她不懂，也不想懂，她只想著她的凌瀾表哥，想到他那俊雅的容貌，如謫仙般的氣質和叫人崇拜的學問，能躺在他的懷裡，即便不是貴妾也無妨，只要能做他的人，她都心甘情願！

「葆兒明白表姨的意思了，葆兒會照著表姨的意思去做。」姜葆兒羞答答的說道，滿臉紅暈。

「今天晚上就去，給妳凌瀾表哥燉些消夜，最好留下來陪陪他，給他暖暖床，他尚未娶妻又無通房小妾，不免寂寞……」

顏氏說的輕描淡寫，姜葆兒的耳朵卻幾幾乎要燒起來。

她沒有聽錯吧？表姨這是在鼓勵她給凌瀾表哥暖床？表姨出身官家，可是大學士的夫人，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？真是匪夷所思啊！

不過，有了顏氏的鼓勵，姜葆兒的目標更明確了，她知道該怎麼做了。

當日，夜深人靜時，姜葆兒便將親手燉的燕窩送到了步月軒，守門的端硯見她獨個兒上門來，連個丫鬟也沒帶，不免奇怪。

「表姑娘這是？」端硯打量著她，眼裡帶著不解。

姜葆兒露齒一笑，「表姨讓我給表哥送消夜，這個點，表哥肯定是餓了，那我就進去了。」

抬出了顏氏，端硯也不敢直接阻攔，可若放人進去，保證被主子罵死，主子對表姑娘向來不假辭色，哪裡會吃她送來的消夜？主子三個月後就要成親了，夫人讓

表姑娘這麼晚來分明存心添亂……

見姜葆兒說著便要進書房，端硯連忙陪笑，「表姑娘留步，小的去看看少爺歇下了沒，前幾日，少爺事務繁忙累壞了，怕是早早就歇下了……」

姜葆兒也不好硬闖，但讓個下人攔住又不爽，沒好氣地道：「好吧！你快去問，我端著燕窩可累了。」

「是！小的會快去快回！」

端硯一溜煙的進書房，一口氣將來意說明，聞言，徐凌瀾眼裡波瀾不興，只微微露出了一絲冷笑。

前世他便對母親顏氏極為不滿，這一世自然是延續了那股恨意。

若不是顏氏，花萸也不會慘死，顏氏口口聲聲說是為他好，卻把他最愛的女人沉塘慘死，還將泡了三天池水的屍首抬到他面前給他看，痛苦扭曲的五官、發白腫脹的屍體，存心要嚇唬他，讓他心生恐懼、讓他對花萸再無留戀，如此惡意歹毒叫他如何不恨？

再者，自小到大他從未在顏氏身上感受到一絲母愛和關懷，有的只是無止境的要求和威脅，顏氏曾痛心疾首的說，對他嚴格是為了他好，為了讓他考取功名，為了讓他一帆風順，可是他卻隱隱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若是發自內心的想為他好，他自然能感受到母愛，就如同花萸對他的愛和關心，他能感受到她的真心一樣，若是母親真的愛他，真的是為了他好，他又如何感受不到？

不過，明知道他要成親了，卻別有心機的派了姜葆兒來，倒是幫了他的忙，他正愁沒有迅速破壞名聲的方法。

他眨了眨眼，淡淡的說道：「讓她進來。」

「啊？」端硯驚得下巴快掉了，「您是說，讓表姑娘進來？」

徐凌瀾抬眼，「我口齒不清嗎？」

端硯連忙搖頭，「沒有、沒有，小的是意外，您不是一向不喜表姑娘……」

徐凌瀾眼神悄然變幻，「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不喜，不代表不能利用。」

端硯明白主子的心思不是他能揣度的，主子的話他雖然聽得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，可他沒有再問，反正再問他還是聽不懂，那又何必問？

端硯出去請姜葆兒了，沒一會兒，徐凌瀾就看到姜葆兒款款而入，膚色瑩白，唇色嬌豔，顯然是刻意打扮了，面上喜孜孜的像中了發財票，徐凌瀾如墨的眼眸轉為輕蔑。

在燕朝發財票都是民間私販的，金額也不大，獎金頂多一千兩銀子，但前世花萸說她聽說過有個地方發財票是朝廷發售的，中頭彩者能一夜致富，人人爭買，朝廷也靠發售發財票得到大筆金錢挹注國庫，做為幫助貧病百姓的基金。

他覺得那肯定不是花萸聽到的，是她自己的想法，她的想法總能讓他耳目一新，甚至常常感到崇拜。

當時他已是國相，卻折服在她超乎常人的思想裡，每每與她輕鬆的躺在草地上，望著星空徹夜暢談時，他都覺得她絕對不只十四歲而已，她從來不自卑，身為簽

了死契的奴婢對她毫無影響，她自信，手裡像握著千軍萬馬，有著源源不絕的點子，他常覺得她的身體裡面肯定住著另外一個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她，她才會有那些不凡的見解和思想。

總之他的花萼，他聰慧的花萼是無可取代的，世上沒有任何姑娘能與她一樣聰慧，一樣反應敏捷，一樣的能夠舉一反三，她是獨一無二的，是他最珍貴的寶貝，能與她相遇相愛，是他來到世上之後最快樂的事，他的生活不再只有枯燥的公文和學問，她總是能讓他放下筆，跟她去郊外走走，春天看花，夏天遊湖，秋天賞楓，冬天玩雪，萬事萬物落在她眼裡都有意思，而那樣的她在他眼裡獨特而耀眼……

「表哥，你這麼看葆兒，葆兒會害羞。」姜葆兒受寵若驚，被那樣蘊含柔情的眼神盯著，她又喜歡又緊張。

難道他真的只是表面上裝得對她冷淡，其實對她有意思？而表姨早看出了這一點，才會大膽地暗示她來？

「把托盤擱下。」徐凌瀾勾唇吩咐。

姜葆兒垂眸，柔情萬千地道：「好的，表哥。」

托盤放下之後，她兩手就空了，可以做別的事，她要不要聽她娘和嫂子的建議，去他腿上坐著？她娘說的，男人都抗拒不了美人兒的投懷送抱，她主動送上門，他還能坐懷不亂不成？何況對男女之事，她又不是沒經驗……

「表哥……」姜葆兒眼波流轉、羞答答的輕喚，她正芳心難耐，要不管不顧的奔過去坐上徐凌瀾的大腿時——

「坐下。」徐凌瀾微抬下顎示意，「看到你面前的紙了吧？旁邊有字帖，妳照著寫一遍。」

姜葆兒停住了腳步，愣住，茫然地看著徐凌瀾，「啊？」

徐凌瀾微蹙眉頭，「妳不是沒習過字？」

姜葆兒茫然的看著突然露出嫌惡神情的徐凌瀾，樣子很呆。

她是沒習過字，一來她沒興趣，也沒天分，二來她娘說女子無才便是德，這輩子她跟才女無緣，但將來會給她很多嫁妝，她只要學會怎麼管好銀子就行，其他的沒必要學，因此，她也就不學了。

「知道我是聖上欽點的狀元吧？」徐凌瀾又突然開口問道。

這題她會！姜葆兒連忙點頭，「當然知道！」

他遊街那日，她還特地包下點水閣視野最好的廂房來看他的風采，雖然花了她大把銀子，可很值得。

徐凌瀾的聲音慢悠悠的響起，「要待在我身邊，連個字都不會寫，妳覺得可以嗎？」

原來是這個意思啊！姜葆兒恍然大悟，「當然不可以！」

她明白凌瀾表哥的苦心了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雖然她是佳人，可不是才女也配不了狀元郎，做為凌瀾表哥的女人，要是讓人知道她目不識丁，凌瀾表哥可要遭人取笑了。

「明白了就坐下，開始吧！」徐凌瀾緩慢的說道，自己重拾起書卷，不再理會她，

但不經意間，看到了她戰戰兢兢開始寫的第一個字，不由得挑眉。
太差了，寫的字差花莢太多了，花莢同樣未曾讀書習字，可天資聰穎，他手把手的教她，她很快學會了認字和寫字，不到一個月就寫得一手好字，幾乎與他筆跡一模一樣。
他的花莢，前世他親手將她埋在花樹下，願她轉世投胎，投生到好人家，不必再受汙辱和苦難。
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會重生，而現在距離再見她還有十七年，此時的她還尚未出生，他即便想找也無從找起，但他很確定，他腦中關於兩人的快樂回憶足夠他撐過漫長的等待……

這一晚，姜葆兒寫了兩個時辰的毛筆字，累得她想投降叫救命，直到夜已深沉，她頻頻呵欠，徐凌瀾總算開口叫她回去歇息。
姜葆兒腳步虛浮的回到自個兒的院子裡，玲蘭忙不迭迎上來扶住她。
「姑娘這是怎麼了？不是去給表少爺送消夜？怎麼去了那麼久，還看起來那麼疲累？像去做了苦力似的。」
姜葆兒撇了撇唇，「什麼做苦力？妳會不會說話？表哥留我談心，我一直在書房書陪他陪到現在。」
姜葆兒避重就輕，把自己在步月軒書房裡和徐凌瀾獨處兩個時辰的事透露，玲蘭聽得一愣一愣。
怎麼可能，表少爺一向對自家姑娘冷冰冰，怎麼可能跟她談什麼心？
玲蘭不相信，但有其他丫鬟婆子聽去了，急忙奔相走告。
於是第二日姜葆兒待在步月軒陪伴徐凌瀾，甚至她伺候了徐凌瀾的謠言不脛而走，人人看她的眼神都不同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徐凌瀾並沒有出面否認謠言。
接下來幾日姜葆兒在徐府裡是翹著尾巴走路，彷彿她已經是徐家未來的主母。